

对湘资沅汉的传统农村生活的深思，对生活在下层的农村父老性的描写，展开了一幅当代湘西农村生活的大画卷。

中国当代乡土小说

门外即天涯

花城出版社

中国当代乡土小说

门外即天涯

介子微著

4044/9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门外即天涯 / 介子微著. — 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8. 8
ISBN 978-7-5360-5395-3

I. 门… II. 介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03234 号

责任编辑: 张 懿

技术编辑: 易 平

封面设计: 宙 粒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广东广彩印务有限公司

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区中心路)

开 本 889×1194 (毫米) 32 开

印 张 10 2 插页

字 数 290,000 字

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5,000 册

定 价 2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—37604658 37602819
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

作者自述

介子微，出生于湘西，暂居深圳一隅。喜欢一切微小的事物，难免亦沾带一些小女子习性。曾以为人生就是一场平淡的旅程，但意外因文字而化蛹成蝶。面对现实的苍白，沉迷于文字的丰富。涉猎广泛，纯文学，都市小说，爱情小说……皆有戏笔涂鸦。因自觉归类于平凡的普罗大众之列，亦由此自封为草根文学的非著名代表人物。现供职于全球 500 强企业富士康科技集团内刊编辑部。



自序

每个村庄都有秘密

秘密，它太复杂，太宽泛。它无可形容。有时候像一块浑浊的水域。等它澄静下来，里面其实并没有什么。但是它存在着，自有它混乱的境界。只要有人存在的地方，秘密的本质就包含了欲望的成分。在这个欲望已经变质的年代，人生需要有一种力量来抵抗绝望和虚无，从而确定行走的方向和坐标。听，是一种行走；阅读，也是一种行走。它们是获取心智成熟而不迷失自我的捷径。倾听与阅读，这两者都生来具有一种窥视的姿态，是两根可以栖息幻想的繁枝密柯。

或许村庄只是一个壳。我们在这里出生，长大，然后走失。壳被扔在原地。它碎在那里，像一个不合时宜的包袱。而我在这个壳里一住二十几年，直到多年前才开始出来游历。其间也有过短暂的出远门，但从未想过要离开它。我话语不多，很少串门，喜欢在田野游荡，去山顶吹风。所以我收获故事的渠道，除了身边的亲人别无它途。但是我相信，有很多真正隐秘的事情，她们是无法用叙述传递给我的。我用一种内向封锁的方式，切断了咀嚼回味某种具有反刍一般快感的共享通道。直到终于与村庄产生隔膜，回去的念头日渐淡薄。我承认自己比较木讷，比较迟钝，连叛逆都来得后知后觉。而十几年的青春就这么一掷，被土地沤成了一片虚无。显然我塑造了一张总



是被误读的脸孔，写满了老成和疲弱，而我的心始终觉醒，对未来抱持审慎与恐慌的态度。我不够自信。即使我真正下定决心用笔梳理那些粘贴在内心的痕迹，我也很少在自己稚拙的作品中体会到脱绑的自由。

在虚构与现实互相重叠的过程里，村庄变成一个借来的道具。有些人会问我，为什么还要写这种日渐式微的东西。我想我是预见了它们的消失。历史喜欢被人装扮，喜欢涂脂抹粉。所以那些消失的东西，最终会变成一种传说。人生就是一个被覆盖的过程，世界也是一个等待覆盖的世界。昨天被今天覆盖，宁静被喧嚣覆盖，村庄被城镇覆盖。而覆盖这个词汇，又可以置换成各种各样的说法。比如说掩埋。比如说湮没。也许再过几百年以后，我们会怀念一种叫做村庄的传说，会考证它们陷落在历史缝隙里的秘密碎片。但是这一刻，文明的进程应该是趋向光明的。村庄曾经过得太苦，它在奔赴光明的时候由不得放纵一下，也是情有可辨。我曾在一篇散文里说过，我的温暖而潮湿的内心里，适合生长对村庄的依赖和覆盖一层又一层的眷恋。怀旧也是一种病，它能够引发任何与医学名词相匹配的病体反应。这种病让我明白，爱与恨互相依偎。而我终究不过是一介凡人，做不到心与竹俱空，所以生命里不断会有计较。说到底，你能将欲望用舌头舔出一个洞来吗？不能。所以我对村庄的某些变化始终耿耿于怀，这也是情有可辨的。

我几乎是在一种逃离状态完成了与村庄的对峙。始终不明白的是，为什么一个人在村庄呆不下去了，却能够被城市包容？冷漠而温情的城市，小心翼翼调谐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。像浮萍路过另一片浮萍。也许我的生命状态，生来只适宜于疏离与倾听。我只有站在村庄的对面回望家园，那些听来的故事才能找到一种宣泄的出口。我想这也是一种来自心灵的残缺。我无法把自己从正在经历的生活中剥离出来，无法用语言来校准内心的真实感受。这么说，我应该还是一个适合在回忆里活



着的女子。我的记忆里有一个关起来的角落，放着许多村庄的人和事。而村庄里的百姓，聊着牲口就挪不动脚步，不为沉甸甸的五月和十月着急，在散漫的天光云影里，演绎着两性的平淡生活。一个人的回忆，往往带着喜恶，带着裁剪的从容，必然会虚拟出另外一个大千世界，以便供这被城市的履带打磨得粗糙的心灵居住。所以，我用秘密这个词当作擦拭这个世界的清水，来驱逐岁月这位大师安置在我们头脑中的遗忘程序。所有的故事都安排在一种虚构的真实里，笔尖滴落的蓝色血液，也许开出的并非矛盾和悖论之花。生活虚构了我们，而我们照样不是企图在这里寻找存在的意义？活到最后，每个人都只是一个星散的符号而已。

怀揣着秘密在大地上行走，不管这秘密是别人的，还是久远的，孤寂都是可以吸入脏腑的。村庄的命运已经改变，风在里面吹拂，阳光在里面奔涌。那些对生活最初的激情，像持久流荡的河水，并未在岁月的河床里干涸。也许我只是借助一种变样的观察，来完成对一个失落的世界的美学幻想和心灵寄托。这里边只代表一种可能，一种声音。我们在这个世界抵达了很多想象的极地，唯独不能在纷纷扰扰中静静地抵达自己。很多东西，最终在深深的遗忘之后变成一片寂静的废墟。



目 录

1	石鼓门	<i>001</i>
2	门外即天涯	<i>031</i>
3	左乳	<i>075</i>
4	玻璃窗	<i>111</i>
5	清明霜	<i>153</i>
6	大米	<i>191</i>
7	驼背山	<i>231</i>
8	死人塘	<i>271</i>

1

石 鼓 门



夏三奶奶忽然慌乱起来，错了，错了，我的命不是我捏着。

厨房后东墙角，有一株老杏，垂头丧气沉默了几年，连带脚下的一口老井也枯了。孰料入冬时地气回暖，偏遇着百年难逢的小阳春，触动生机，竟自不顾死活地开了满头满脸。花小而瘦，类如米脂，然而开得突兀，又是一树的风骚妩媚，就像久别重逢的故人，热情得过分。

夏三奶奶心里犯嘀咕，当即沐浴更衣，沾着水把一头银发梳得周周正正，后面挽了髻，插一根色泽明亮的银簪。用一碗清水供在神龛上，另换了几枝檀香。取出算卦用的乌木块，合在掌心摇几摇，双手撒开，眼睁睁看它们落地。屋子里光线太暗，卦相又实在奇怪，夏三奶奶没看清楚，只能歪着头认真地研究。琢磨半日，仍是无解。

吃过饭，刘媒婆拍拍前襟下摆，径直朝夏家大院走来。院子里的南瓜架下，夏兰一声不吭地蹲着，摆弄还没有功夫拔掉的枯藤。风干的茎叶耷拉着，对折时发出撕纸似的脆响。刘媒婆放慢窄窄的三寸金莲，心里不住地可惜：这丫头眉眼倒还俊俏，可谁知道竟是个傻姑呢？夏兰轻轻自哼自唱，像是怕吵醒堆在瓜棚下的石头。

红梅堆了一脸的客气，从灶台后起身搬椅子。刘媒婆刚落座，竹背椅痛苦地叫了一声，歪了。刘媒婆从地上爬起来，主客两边都是万分的不好意思。刘媒婆操起搅食棒，问：“煮猪食么？”挑开盖在上面的萝卜白菜，露出一簇白米，已有八分熟，又笑道：“你家猪倒老实，闻到饭香也不叫唤。”红梅往灶膛里添了把劈好的松树根，心想：我倒是愿意它们叫，这屋子冷清得像住了一屋子死人，嘴上却说：“刚喂过，这是准备晚上的。”刘媒婆赞道：“夏高有福气，娶了你这么个勤快的婆娘。”红梅想笑，心里却滚过一道凄凉：勤快有什么用，勤快能变出个崽来？嘴上仍客气着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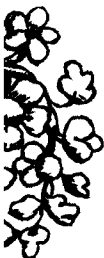
把自己刚坐过的矮板凳拎出来，放在刘媒婆叉开的胯下。

刘媒婆却再不肯屈膝就座，眼光曲曲弯弯，早盯在夏三奶奶闭紧的偏房门上。红梅心有所动，但知道自己再难有所作为，倒不如不去碰这晦气。刘媒婆转过头，嘴里巴啞着：“喂了几头年猪？”红梅正思量如何抽身，心不在焉地答：“三头。”刘媒婆两眼放光：“这么多，怕不是等着预备做喜事？”红梅心慌意乱，见刘媒婆不动声色间引入正题，不得不小心应付：“我一个婆娘家，又没本事出去讨饭吃，除了这个能干些啥？”刘媒婆眯着笑眼，菊花纹一抖一抖：“老二也不小了，该找个过日子的人了。”红梅叹气：“我们夏兰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谁家不想过舒坦日子了，非要揽这宗罪受？”刘媒婆拍手：“真要诚心，这样的人家未必没有。”红梅“哦”了一声：“刘奶奶你吃的是媒婆饭，见多识广，帮我们夏兰多留意一下。”

见红梅说的不咸不淡，刘媒婆不好再遮遮掩掩：“左邻右舍、乡里乡亲的，夏兰这孩子我也操着一份心呐！不过也得问明白，这孩子是留着还是嫁出去？”红梅疑疑惑惑地说：“听她奶奶口气，倒是要留的。你老也知道，夏荷死不开窍，铁了心是不认这个家了。”想着夏荷一文不名地从家里跑了，她这个当妈的又是疼又是怨。刘媒婆拉着她的手拍了两拍，安慰道：“要不说夏兰命好，真是巧了，现有一户人家男丁旺，家又穷，置不起家当，真愿意倒插门做女婿。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夏兰留在家里，倒不会受欺负，做娘的也不用悬着那份心。”

话说到这里，红梅也再难辜负刘媒婆的好意。硬着头皮去请示夏三奶奶，果然不出所料，热脸贴上了冷屁股。也不是出口伤人，夏三奶奶是不屑于再对这个媳妇吐只言片语了。虽然生活在一片屋檐下，早就分了锅灶单独过日子。关键是人虽然老了，眼刀子却依然毒，剐得红梅心惊肉跳。红梅自知办错了事，婆婆又要恨自己一个洞。

夏三奶奶瘦得不过一副排骨架子，纸片样似乎一吹就倒。脸上的皱纹水沟一般深，上面爬满褐色斑点，挤得眼睛没地方放，



只好藏在外包的眼皮下，窄得就像悬崖间残留的一线天。那窄窄的缝隙里漏出来的天光依然让红梅无所遁形。年轻时的夏三奶奶，时光倒流五十年的夏少奶，发髻高绾，明眸善睐，肌肤生雪，夏天总是穿着及踝的青绸长裙，用丝绸手帕掩着嘴优雅地笑，风情万种。和刘媒婆原先是掏心窝子的一对。她们是同年变成新寡，生活上寂寞得无话不谈。不同的是，夏少奶是狐狸精，男人女人不屑于惹，绕道而走；刘媒婆是母夜叉，男人女人不敢去惹，仍然绕道而走。两个被孤立的女人就这样走到一起。不料好过了头，土改时瓜分财产，刘媒婆拼着命，抢走了夏少奶神龕后藏着的一尊二尺高金身观音像，并且很快偷偷转手卖了。夏少奶被这一刀捅得大伤元气，半年才缓过劲来。从此就远着刘媒婆，就算叫了夏三奶奶亦如是。

红梅本是知晓两人之间这一段公案，在屋里接待刘媒婆已是错，贸然引荐更属反叛。一时之间暗恨自己糊涂，一厢情愿地以为婆婆会为自己的孙女暂时抛开个人的恩怨。孰料夏三奶奶端坐如佛，凡心似铁。红梅心里五味杂陈，默然退出。

刘媒婆回到厨房，东蹭西蹭，并不想就此罢手。红梅心里也是有气：就有千日的不好，也有一日的好来！辛辛苦苦伺候她们娘儿们，倒越发伺候成外人了。我算是没法熬出头，可夏兰是你亲孙女，是你夏家的香火，你要忍心，你就看着它断吧！碍着外人，也不好说些什么，背过身用力抹灶台。刘媒婆朝偏房膘一眼，下死劲啐了一口：“算我多心，这张老脸也没处搁。人家请我还懒怠不动，老骨头闲得不耐烦，自己上门臊一鼻子灰。夏兰若真有造化，托她奶奶的福一辈子也没个头痛脑热求人的事。”说完又并不急着走开，呵着气凑到红梅耳边问：“这事夏高能不能拿主意？你问问他。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了。那边也没闲工夫多等，急着要出门，三两日就得有信回。”红梅一惊，停了手，狐疑地问：“这么急，怕不是人有什么问题吧？”刘媒婆拉下脸，冷冷地说：“这话没得听起来打嘴。你是谁？我是谁？一笔写不出两个夏字的大家子，我若真昧了良心，提着头也不敢来见你。奶奶我是可怜



你，在她手下过得艰难。若不把这事了了，你这辈子也别抬头。”红梅不知她为何非要卖自己这么大一个人情，但顺风转舵的工夫倒也绝不含糊：“是，瞧我这张嘴！我年轻不懂事，多心了。求奶奶多疼着我来，先稳住，过两天我再探探口风。”刘媒婆搁下句话：“紧着点，别耽误了孩子。”心里盘算着，也忘了要去摸摸夏兰的头，颤巍巍地走了。

红梅送出大门，只觉得屋脊上蹲着的两尊凤凰真的扑棱棱张开了翅膀，到处是吉祥如意的金色阳光。她死死盯着屋檐两边已被风雨剥蚀了颜色的兽头鬼脸：就是你们镇得我在这屋里抬不起头。你们赶紧得意着吧，好日子就快到头了。夏兰托着黑乎乎的东西，笑嘻嘻地举到红梅眼前：“吃……吃……好吃。”红梅吓了一跳，是一条蚯蚓，肥肥的丑陋的身体在掌心剧烈翻滚。真不知道这个时候怎么还会有这东西！红梅一阵恶心，捂着鼻子想吐，一边却飞快地拍落蚯蚓。蚯蚓落地的刹那，她听到脊梁骨轻轻“喀嚓”一声，一股冰线从脊背爬进后脑勺，半个身子僵住了。她机械地摇过头，夏三奶奶正叉腰站在门坎后，动不动就是一阵冷笑。

二

刘媒婆走出夏家大院，前胸贴后背的冰凉：了不得，大日头底下，那院里阴森森的，倒像是荒了几百年。邪魔作祟，更觉鼻塞声重，使劲拧了一把鼻涕，顺手抹在鞋帮子上。抬头望日，日如一只死了的眼珠子，蒙着一层灰翳，动也不动。拐过一条巷子，玉芹正在两棵柚树之间晾衣服，衣服入了水，又捶又搓，全部皱着脸，准备发脾气一样在棕麻绳上荡来荡去。刘媒婆一只脚踏上晒坪，努力想爬上去，无奈不如意，胖而且笨，上下为难。玉芹忙拉一手，含笑问：“跟那院里说过了？”刘媒婆摆摆手，喘着粗气。

玉芹回里屋盛了碗豆腐脑，调半匙糖，“丁铃当啷”搅着：



“这几天的豆腐还算嫩，是连生赶十几里路，从黑山岭背回来的。这方圆百里，除了黑山岭的黄豆，就做不出这么又滑又嫩的豆腐，不粘锅底，也有点嚼头。”刘媒婆在走廊搁着的高凳上起身，利利索索吸溜完，方开口说：“不是吃了你们几年豆腐我才这样说，现在这一辈，就算你们两公婆行事有体面，让人念记。”停了半晌，心里打起小算盘，红梅虽然有那个意思却做不得主，万一成不了事这里反而没了转弯的余地，倒不如先打个埋伏：“我说大侄女，趁早丢开手，真以为那屋里老太婆是菩萨？凡事都要过在手里掂出个斤两，不说你是真心，倒疑着你要算计她。”玉芹听了也不动气，仍是笑：“这是怎么说的，那院里除了一副屋架子，可还剩什么呢？”刘媒婆点头直叹：“就是你这句话了。可那屋里人不明白呢，还抱着几十年的坛坛罐罐当金银看，铜头烂铁都是宝。”

玉芹小心陪了半日，还是忍不住问：“依奶奶看，他们是从此不招这个女婿呢？还是嫌着我们家连生穷，没得失了身份？”刘媒婆白了玉芹一眼：“大侄女糊涂，穷怎么了，倒退几十年，他们家想穷还打着灯笼难找。我看连生就不错，根正苗红，吃得苦，耐得磨。这样人家出来的后生仔他们不要，难不成找个成日里逛街遛鸟的大少爷不成？我看你们也太心急了，倒让那没记性的王八羔子长了脸。”玉芹低头弄衣角，嗫嚅道：“话虽如此说，但我们连生家实在太不成样子。奶奶是他娘家村里人，你也知道，兄妹五个，老大作好作歹收了房，其他人讲定了都要走的。两个妹妹还没到年纪，只有老三连启没法再拖了。连生是奶奶你看着好，介绍给我，我这里说啥也不敢忘。连生的意思，不要和连启隔得远，相互也有照应。奶奶若还有办法，我们就放了心，一切凭奶奶做主就是。”

刘媒婆听得菊花皱纹又是不住地抖：“你也太贤惠，论理连生家的事也不用你操心的。好了，我该走了。大侄女托付的事，我留心就是了。”玉芹忙进屋拿豆腐，刘媒婆嘴里客气着，却一手接过来，抬脚就往外走。玉芹像刚刚认识刘媒婆这个人，不错眼地看着她的背影在巷口土圩子那头彻底消失。玉芹叹了口气。路是

